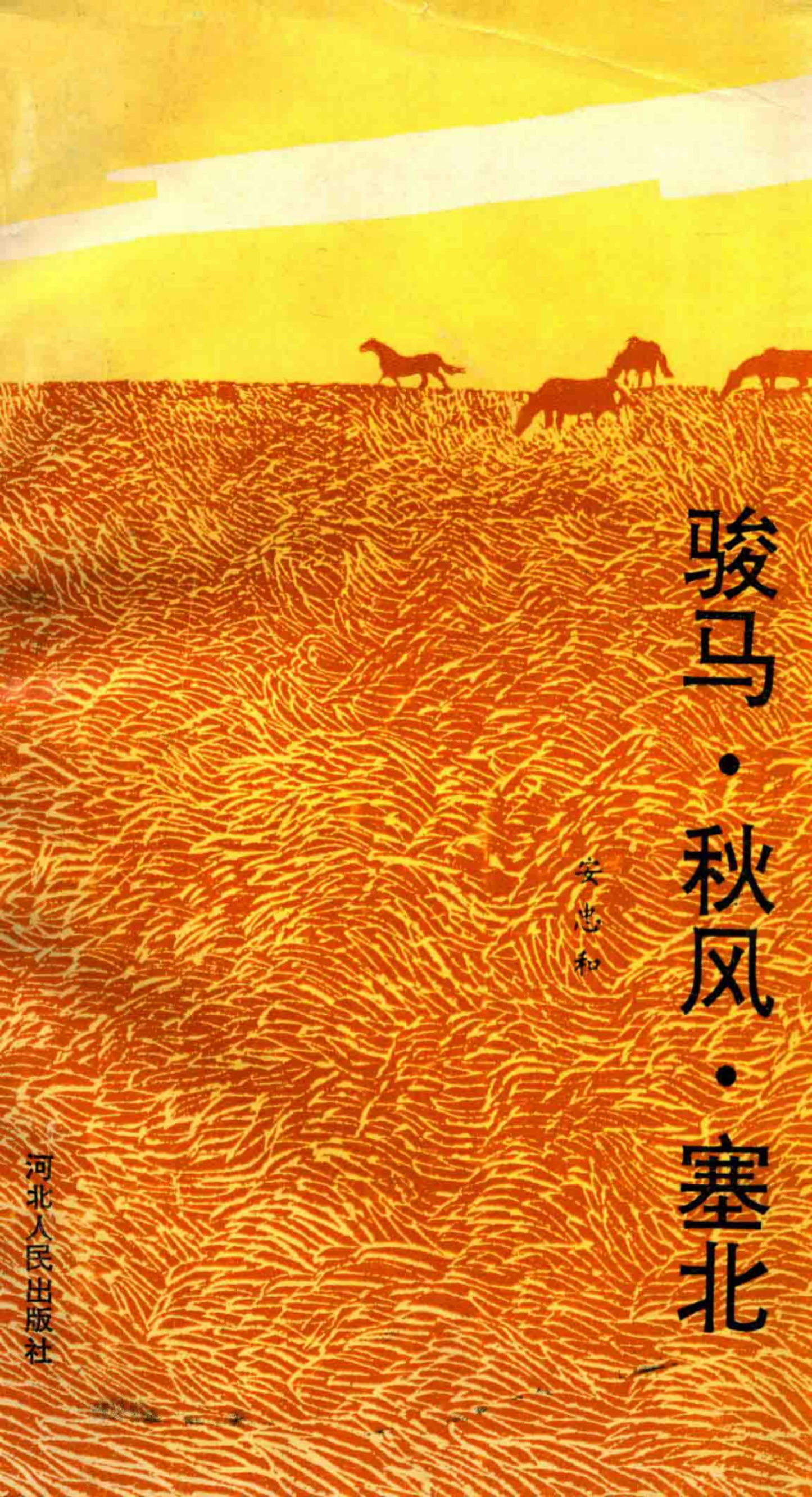




# 骏马·秋风·塞北

安忠和

河北人民出版社

7267

3052

# 骏马·秋风·塞北

安忠和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北塞·秋风·马迹

## 骏马·秋风·塞北

安忠和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正文 赤峰市第三印刷厂印刷 封面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

787×960毫米 1/32 5.75印张 97.000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80元

ISBN7—202—00964—1/I.207

# 情 丝 缕 缕

## (代序)

翟向东

离开承德，倏忽十年了。

每忆及那个塞外山城，就思念那里的朋友们。当时一伙喜爱文艺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有着浓烈的创作激情，给我很好的印象。他们的身影，更常浮现我的脑海。安忠和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第一次相见，是1974年在避暑山庄。我那时住在宫殿区西边一个小小的院落。三间平房前的空地上，我栽植的两棵青杨已长高，树下有几个菜畦。院子三面围了桦枝矮墙，一扇柴门南开。除了寒冬季节，客人来了，常在院中傍地桌坐下，无拘无束地畅谈。与忠和就是在这里相识，开始忘年之交的。

在这之前，已读过他的诗作。他那时在大庙铁矿上，诗作多是抒发热爱矿山之情，或讴歌矿山工人的。那真挚的感情、凝炼的诗句，引起了我的喜爱。我曾想象，他定是一个活泼健谈、诗思横溢的青年，但第一印象却不是如此，他的身躯有些瘦长，浓眉大眼，高鼻尖下的嘴巴似也较

大，竟不多说说话，说也不怎么流利。一副朴实敦厚的模样，简直叫人不信他是爱写诗的。然而转想，也许正因为他朴实敦厚，才写出了那样情挚和凝炼的诗篇吧！

以后的接触中，听他几次谈起塞外故乡的可爱，以生为塞北人而骄傲。我是以承德作为我的第二故乡的，他那些话，自然引起共鸣。读了他抒发爱恋故乡之情的一首诗——《给故乡》，那感情凝重的诗句，加深了我对他乡情绵绵的理解。每个不忘本的人，都会对生长自己、哺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不是嫌弃，而是一生爱恋。忠和的这种感情，充分流露出来。他因此对故乡寻根探源，追古抚今，写出一篇篇文章，寄寓自己的深情。

而当他有了机会，踏足更广阔的土地时，登山临水，观景揽胜，更增加了对祖国神圣土地的热爱。他曾骑自行车，从承德出发南游，把所见所闻所感，编成一组短歌，其中的《辙印》，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这辙印是一条丝线，坚韧而又绵长。承德象橙色的琥珀，北京象红色的玛瑙，天津象蓝色的玉石，济南象绿色的翡翠，曲阜象赭色的琅玕……祖国母亲有多少颗珍珠，我要用丝线一并穿上。

如果它不是一条丝线，就是一根测绳，从故乡扯向远方。泰山有多高，黄河有多长，华北平原有多广，祖国母亲的胸围和肩宽，

我要亲手来丈量。

不，其实这辙印是一束情丝，抽自我的心房。那是我用信念织成的，那是我用爱情铸成的，那是我用汗水凝成的。我就用这束情丝，把祖国缠绕在自己的视野里，把自己缠绕在祖国的怀抱里。”

忠和对故乡、对祖国情丝缕缕，明彻地坦露了他的襟怀。有志于文学，这种襟怀非有不可。清人沈德潜说过：“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若在文学上创造闪光的成就，“第一等襟抱”确是第一等要紧的事。

1987年夏，我回承德一次，住避暑山庄的蒙古包。不少朋友来看，忠和不知听谁说了，也前来看我。没有想到，他这时已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在承德市报做了编辑，我们成了同行。我观察他的模样，似乎一点没变。久别重逢，他很高兴，我也高兴，但他说的话仍然不多。有限的话里，给我印象深的，是他所说的工作担子重了，作品也要升华，深感知识不足，需要更多读书。书对他真是生活中的一大内容，他对书，也真是情丝缕缕。他在《书啊，书》那篇散文里，写了他从童年就与书为伴，多少课余时光消磨在阅览室，多少一分分积攒的钱留到书店柜台上。“革文化命”的年代，正是需要营养的年华，他如饥似渴地盼望得到书，得到书以后便废寝忘食地读。他早说过：“如果让我在一桌丰盛的宴席和一

包没读过的书籍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扑向后者。”正是这样，他在塞外小城，书却给了他一个广阔的世界。在如今的岗位上，他更感到多读书的迫切，肯定是为祖国多做些奉献的责任感使然。“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这是前人的经验。

“力学如力耕，必有岁稔时”，他求知的努力，自会有助于他在成才之路上奋进。

忠和平日寡言少语，颇有点“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的劲头。这里的“易”，大概是指“常常”。忠和虽然还没有在作品中，常常言人所难言，但已开始不时闪露些哲理，给读者以启迪。那篇《无情的公式》，在写了XYZ三节半真实半虚构的故事之后，他这样写道：

“刑场上的枪声消逝了。我和大个子、老蔫儿三人相对无言，久久互相看着，用目光交谈：

—— $X + Y = Z$ ，X代表一个人的才气，Z代表成功，那Y代表什么？

——不错，应该代表毅力、恒心、刻苦、锲而不舍。

——然而，它更应该代表正直、无私，代表情操，代表道德修养。

——如果Y一旦代表了邪恶、罪恶，代表了孤注一掷，代表了铤而走险呢？

——那么，Z就会代表毁灭，代表死亡！

——朋友，你想成才吗？

——想，做梦都在想！

——那就填好人生的公式、填好人生的公式吧！”

不用说，忠和是正以自己的正直、情操、道德修养，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认真填写自己的人生公式，向往着在人生道路上有所成就，有所奉献，无愧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无愧于哺育自己成才的祖国和人民。

今年冬初，他去石家庄路过北京，住下便来看我。又多日不见，我们都很高兴。这一次，我想听他多谈谈，他讲正忙于编地市报纸的副刊，从专刊《山庄内外》说起，又流露出他对塞外故乡和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情。

我望着他朴实敦厚的模样，不禁想起他曾登泰山观日出，在《日出》那篇散文里，他讲过正在岱顶等待旭日东升，但云潮遮掩了曙光，而他将目光汇入千万缕视线，在悲观者声声叹息的时候，在失望者纷纷离去的时候，他告诫自己做执着的渔夫，坚持捕捞，捕捞，终于从流散的云海里，捞出刚刚分娩的一轮太阳，同时捕捞出一个哲理：对向往的事物，不要轻易动摇自己的信念……

相信他将铭记捞来的这个哲理，永远铭记，放之实践。

送他离去时，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又想起

他那篇《辙印》，如改为《足印》，文内最后一段就是：

“这足印是一束情丝，抽自我的心房。……我就用这束情丝，把祖国缠绕在自己的视野里，把自己缠绕在祖国的怀抱里。”

1989年11月于北京

# 目 录

## 留向东：情丝缕缕（代序）

### 1 救汉莲

——溥杰先生在避暑山庄

### 10 班禅大师与承德

### 16 聂君即将东渡

### 22 梦绕承德

——琼瑶女士承德行小记

### 28 这个声音

### 31 骏马·秋风·塞北

### 35 喀喇城寻踪

### 38 避暑山庄和圆明园

## 目 录

- 42 小八达岭上话长城  
45 灰瓦·黄瓦·黑瓦  
50 似与不似两金山  
53 南北烟雨共一楼  
56 多亏了鲁迅先生  
59 铜殿的厄运  
62 塞外名刹赏金龙  
  
65 无韵的短歌  
70 生命之树  
74 鼓浪屿的歌声  
78 咸亨酒店  
81 山水之间

84 书啊，书

89 无情的公式

——一个半是真实半是虚构的故事

107 “盲流”剪影

131 “太极”之光

——钱树礼和他的挂车事业

156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164 英雄的肖像

——董存瑞照片发现始末

## 敖 汉 莲

——溥杰先生在避暑山庄

8月。避暑山庄内湖。

波光粼粼。盛开的荷花在湖风中摇曳，如吟如语。

岸边，一位老人面对荷花，伫立凝思。他个子不太高，面目清癯。在山庄如云的游客中，他是很普通的一个，但又是不平常的一个。因为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先生。而身边这座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则是他的祖先——康熙、乾隆二帝兴建的。

荷花在摇曳，这是热河有名的“敖汉莲”。280多年前，康熙皇帝出塞北巡，发现内蒙古敖

汉的荷花“较关内特佳”，于是令人移植到避暑山庄，遍种于内湖等处。“塞外地寒草木多早黄落，荷独深秋”。敖汉莲岁岁盛开，到了本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把山庄内湖填平，做为榴弹炮营的打靶场。敖汉莲绝迹了。前几年整修避暑山庄，重新开挖了内湖。谁也想不到，深深掩埋于湖底四五十年的敖汉莲，一朝重见天日，竟然重新绽放了绚丽的花朵！

溥杰先生到承德的第二天游览山庄时，在烟雨楼小憩，偶然听说了敖汉莲传奇般的经历。他掐灭刚刚点燃的香烟，忙不及待地站起身，对陪同人员说：“走，看看去！”

老人一路疾行如风，来到内湖，用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灰发，陷入沉思……

## 一

敖汉莲，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敖汉莲……

溥杰老人凝视着敖汉莲。也许，他从这荷花上，看到了自己。

有过一段“如花似锦”的岁月。1908年，3岁的溥仪登基做了“宣统皇帝”。于是2岁的溥杰成了“御弟”。1912年小皇帝“逊位”，但紫禁城仍保留着一个名存实亡的小朝廷。“御弟”溥杰4岁断乳，一直到17岁，每天一觉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一动也不动。13岁时入宫为“皇帝”伴读，每天早晨坐着马车从王府来到

神武门，然后又因是“八千岁”，可以由神武门骑马到皇上读书的毓庆宫……

在中国蒙受侵略肢解的年月，他和溥仪一起陷入罪恶的泥淖。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他担任了“皇帝”的中校侍从武官。他本想追随乃兄，恢复爱新觉罗皇朝，可实际上却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手中的傀儡。那时候，溥杰也曾来过伪满洲国的“西南疆土”热河省的省会——承德，可是却不能在祖先建造的避暑山庄里随便活动。他依稀记得，当时被带到山庄内一个塔下的日军司令部住下，然后到山庄外看了几座破烂不堪、荒草丛生的寺庙。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溥杰和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获，递解到苏联，1950年8月转递回中国。

当他被押解入境时，怀着恐惧的心理，以为迎接他的必定是拳棍和镣铐，可是接收他们的解放军干部却对他们说：“奉周恩来总理命令，我们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以后，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接受改造，还试图与家族成员订立“攻守同盟”，可是经过政治学习、参观万人坑等活动，他逐渐醒悟，深感到共产党政策的英明伟大，对自己的过去追悔莫及。1960年，他和溥仪一起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特赦释放，回到北京不久，周总理亲切接见了他们兄弟俩。……

溥杰获得新生了。

此刻，溥杰在新生的敖汉莲前久久伫立，是否想起了自己曲折的人生历程？看着他花前凝思的身影，我忽然想起从报纸上读过的一件事：10多年前溥杰去日本探望亲属，伪满时代日本军人的一个团体的成员闻知溥杰到来，打着团体大旗前来欢迎，并请他当场发表演说。溥杰气宇轩昂地宣布：“过去的溥杰早已死了，现在的溥杰是新中国的溥杰！”

一阵湖风吹过，伫立在内湖岸边的溥杰周围弥漫着浓郁的荷香……

## 二

溥杰先生在内湖岸边信步踱着。湖中一对并蒂的敖汉莲，牵住了老人的目光，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又停下了。

并蒂莲花比肩而立，依依情深，溥杰的眼神里却一下子涌出无尽的哀伤：两个月前，他与以沫相濡50年的爱妻爱新觉罗·浩（闺名嵯峨浩）永诀，饱尝了老年丧妻之苦。

浩是日本华族一位侯爵的长女，是日本发动“9·18”事变的罪魁本庄繁和陆军大臣南次郎直接为溥杰选定的配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用心昭然若揭，他们希望溥杰的后代有日本血统，以后可以取代溥仪做“满洲国”的“皇帝”，以便长期控制伪满。当时整个爱新觉罗家族包括溥杰本人都反对，但迫于压力还是屈从了。富有

戏剧性的是，溥杰和浩却一见钟情，感情甚笃，以后竟成了患难夫妻。

溥杰被俘后，浩带着两个女儿流浪两年多，回到日本。溥杰被特赦后，爱新觉罗家族围绕着让不让浩来中国与溥杰团聚争执不休。溥仪的态度最坚决：“这门亲事是日本人的阴谋，现在应该一刀两断，再不能和日本人有任何联系了！”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手处理了这件事。早在溥杰在战犯管理所时，周总理就亲自安排溥杰与在日本的家属鸿雁传书，这次，他利用1961年农历除夕，把“皇室家族”成员请到自己家做客。吃罢饺子，他笑着说：“今天特意请你们来，也是同你们商量一下，是不是以你们的名义，邀请溥杰的日本爱人回中国来？”家族成员面面相觑，沉默不语，有几个借着上厕所悄悄离席。周总理说：“你们都去，我也去。”幽默的语言打破了尴尬的局面。总理说：“我看过嵯峨浩给溥杰的信，她有做中国公民的愿望。我们可以批准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不同意见，我们也可以试试嘛。如果她不习惯，要回去，也没有关系。”

经过周总理的亲自安排，在日本苦等了16年的浩回到中国，与溥杰聚首团圆。周总理设家宴款待他们一家时，用王宝钏寒窑18年等候丈夫的故事，称赞浩对爱情的忠贞。

从此，这对夫妻厮守一起，相敬如宾，度着甜蜜的后半生。几年前浩病了，后来卧床不起，